近溪子明道錄

題近溪子明道錄

余曩爲近溪子題䟽山會語其詞甚俚且戇近溪子不以余爲近若謂有契于心者梓而傳之矣頃杜生来自滇將公泉胡大夫命復以其集問序于余嗟余于近溪子竊附忘言之交矣又何言與又何言與顧余茲有積疑於衷非近溪子末余釋也藉

手以就質正可乎惟近代二三野儒歸然負山斗望者其譚說名理若蒙霧觀花隔鞾搔癢不獨無當諸慧目即膚虛如余讀其書亦不欲竟卷已夷考其生平而仰遡其心神則固爾然粹然大足媲美前脩而楷程後進也藉令其人而在雖負墻執鞭所欣慕焉至若輓近一二譚學者高極于

原缺

大言小言微言淺言正言反言即其詼言
綺言無不沃於吾衷已視其本諸身而趍
然麗然徵諸家庭而雍然翕然推之於交
於民物而盎然藹然油油然熙熙然日見
之優者即其所語語者也蓋實有諸已矣
故又冲然歆然未嘗施施然自是而自矜
也亡論初機淺學即披淄操觚者流苟一

言有幾于道未嘗不讚嘆而謹識之如獲
拱璧然所謂若無若虛者殆庶幾耶吁世
學道者胥如近溪子余又何疑顧余前所
疑者非徒求諸人實求自得于心也近溪
子何以解之雖然尚精于身心性命之微
耻矜妍于文字之末實踐于親親長長之
除不馳騖于高遠之歸是近溪子之學亦

近溪子之教也承其學者弗思歸求之此而於彼是亦余所疑矣不知近溪子又何以裁之也

萬曆癸未孟夏之吉友弟天臺山人耿定向言

叙近溪羅先生明道録

往歲以督楚漕艘赴淮徐觧后近溪羅先生于
真州時舟次語間見先生之襟次灑落心體平
易而舉中和之説為余告尚在耳也別後參商
無從緝晤萬曆己卯予叨役滇之金滄則先生
已還盱江矣先生之去滇才二季其官績昭昭
人耳目矧予攝金騰兵務日尤稔聞先生政事
之大蓋實能行其所學而非徒騰口説爾也當
其時緬勢猖獗諸土司為騰藩蔽者被其迫脅

兼翼以木邦之篤黠熖逼金齒先生以總戎握
該道符節駐騰衝策應其急議主出兵爲角犄
者聲援以逸制之事雖中阻迄今士大夫壯其
氣其勇於有爲如此則豈徒空譚者哉今先生
還盱江矣迤西及東公署多先生手澤而一字
句皆喫緊爲人處心予於先生投分雖淺神交
則深即所發義理之勇認真持定不奪於利害
不怵於毀譽不搖於榮辱固子輿氏所謂浩然
氣也使得竟其施爲於邊方裨益豈淺鮮哉頃

予從金滄遷洱海甫及期而先生之門下士杜君應奎者以先生平日存藁若干篇來乞予言重以滇中長者麗池郭方伯公命方伯公予公祖杜君又不遠萬里而至則焉能辭予惟言者心之聲也行者言之實也學者心有所見則宣諸言而成章為文措諸行而成章為業予輿氏曰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是尚友也則學者固有行不逮言味空虛而鮮實用者矣要之不盡然也論先生之世之槩可印證矣空譚云乎哉

予於文未能學問學弗工奚足闚先生所得之
蘊第於先生之躬行其言者偶聞一二於滇雲
故撫以塞杜君之請而復郭方伯公之命若夫
品藻斯文自有知言者為之秉筆非予事也於
是乎叙耑

萬曆壬午歲仲穐之吉

賜進士第朝列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右參議前
禮部儀制司郎中奉
敕督理湖廣糧儲蘭谿公泉胡僖撰

刻近溪羅先生明道錄

余與近溪羅公同舉癸丑進士為　相國存齋先生門人先生嘗講道京師公獨篤志先生與同年十數輩日侍先生側余亦叨與得聞所未聞後授官各各散去之四方不得會者數年矣乃後有事京師復得會於靈濟宮中各質所得殊多裨益別來又數年矣萬曆甲戌冬公始以副憲來滇再得會公於滇中公學益精力益勤而從遊者日益衆欲倡道西南會同野李公繼

至與公同志又合併暘谷方公西巖顧公禹江張公漸江張公一水陳公諸君子講學五華書院日孜孜不倦諸生不惟得領諸君子文學之教其所薰陶培養者多矣豈不大哉公一旦出家居冨美堂及令五華書院所集公與諸公講義與之二卷視諸生諸君子見而喜之恐其久而或逸也屬同年暘谷公叙之暘谷公謂其言有裨風教當梓傳焉合而刻之一題以五華會語一題以雙玉會語既叙其端而近溪公之門人

柱生應奎又欲歸之書坊以廣其傳附公近日
巡歷六詔與余鄉中谿李公賁所嚴公革論學
之辭數章入梓爲類而編之分爲三卷題曰近
溪先生會語徵叙於余以識歲月余喜得附名
諸君子後故樂爲之書
萬曆丙子孟夏月朔日
賜進士第通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
前兵科左給事中昆明麓池郭斗書

一其信古來子之心不學不慮任其自然則又光速近神理其之
安顏伊創山此本原緣造萬變不會詩門人之事請負輯重
編析五八套種五華為其可惜也有日執該大斯從之古五十年回謗
為慶祥心地神往之之　一九九零年八月晴窗晚書於瀏滬記

近溪子明道録卷之一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問古本大學其義何如曰大人者以天下爲一人者也以天下爲一人者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也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由本以及末而善斯至焉者也故學大人以明明德以親民者其道必在止於至善焉若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規矩者方圓之至者也學者於明親之至而能知所止焉則有定向而意誠不妄動而心正所處安而身修由是

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可慮之明而得其當矣一
知止而大學之道得焉是以明德親民者必貴知
止於至善然至善之所當知者謂何物有本末是
意心身爲天下國家之本也事有終始是齊治平
之始於誠正修也是有物必有則有事必有式一
定之格而爲明德親民之善之至者也故知所先
後即知止矣道其不庶幾乎觀夫古人之欲平天
下治國齊家以明明德於民者固必先修身正心
誠意以明明德於己焉欲己之關悉得其當者
又貴先明諸心知所往焉致所往之知果何在在

於誠意正心修身之如何而爲本之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如何而爲末之終若下文所言毋自欺以至於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物皆當其則事皆合其式而格之必止于至善之極焉耳誠格之而知至善之所止焉則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可治而天下可平矣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天下國家之本本亂則末不能治何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所厚既薄無所不薄矣夫知亂本末者之非善則知格本末者之爲至善故申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自大學

之道至此凡言知者八初言知止次言知所先後可見知先後即知所止也次言致知在格物又次言物格而后知至末則復言知本則知至然則至善之為本末而本末之為格物也又不彰彰著明也哉所謂誠其意者以後則皆格物以致其知者也蓋所謂誠其意者即大學之本之始事也毋自欺以至歷引淇澳諸詩康誥諸書而及夫無訟之說者皆求知夫誠意之所以為物之本所以為事之始而一一須合夫至善之格者也或曰人能誠意則善矣何必復求合格也哉曰程子不云乎用

天其明德親民之必得所止如文王之仁敬孝慈
信之浹洽於父子君臣朋友間也然總是從知止
至善中來知止至善從知所先後來知所先後又
是從知立本以及其末來故於意之能誠者而曰
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也此段於明明德親民止至
善詳說備舉然却都是形容學大人者知本以後
一段精神如易謂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擬議以將
成乎身家國天下之變化者也正心即接着定而
後能靜說蓋其見已明透其志已堅定自然外誘
不動內念不生又安有所忿懥恐懼憂患好樂而

爲中心之累也哉意誠心正則安其身而動自足
以端本善則與不知立本而徇好惡於倫物之間
者萬萬不同故其孝則足以事君其弟則足以事
長其慈則足以使衆是又將仁敬孝慈信而約言
之且引康誥以推極於不學而能見孝弟慈悉出
於良心自然君子立本之功至是愈精而愈微矣
則國之興仁興讓天下之興孝與弟應之甚速而
至大者又豈不愈神而愈妙也耶故絜矩以下即
是老者思所以安朋友思所以信少者思所以懷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而凡用人者用夫

意懇切固是意誠然着力把持反成私意是則誠意而出格者也例之脩齊治平節節為格物致知也明矣但誠意際接着知本知至說来即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盖學大人者只患不曉得通天下為一身而其本之重太如此若曉得如此重大之本在我則國家天下攢湊將来雖狹小者志意也看弘大雖浮泛者志意也着篤實怠緩者志意也着緊切自然欺不過自欺不過便自然已不住如好色惡臭又自然滿假不得而謙虛受益其疑聚一段精神於幽獨之中者又非其勢之所必至也

哉幽獨者是未接國家之先愼則是知得本立於此而敬謹嚴切即前定其志意之謂也此言君子之孳孳於至善者惟日不足下言小人之孳孳於不善者亦惟日不足但其中既誠則其外必形如財富者必潤其屋涵養者必潤其身君子明德之意既已誠切則自然明明德於天下矣故引淇澳引烈文二詩以見有切磋琢磨之盛德至善則民自不忘而民不能忘者正以其盛德之有可賢可親可樂可利也是非誠中形外之徵也耶所以康誥太甲帝典皆自明其德不已而及諸民又不已而通諸

安養之人行政者行乎安養之政孔子七十從心而不踰者不踰此絜矩而十五所志於學者志此大學而已矣是道也惟堯舜實始之故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光于四表格于上下是非明明德於天下也耶惟孟子實繼之故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七十衣帛食肉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饑不寒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是非用人行政以盡

絜矩之義也耶嗚呼孔子一生求仁而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者也其心將以仁其身者仁萬世人人之身而恐無憑據故既竭心思而繼以先王之道於是取夫六經之中至善之旨集爲大學一章以爲修齊治平規矩所謂格也其旨趣自孟子以後知者甚少宋有晦菴先生見得當求諸六經而未專以孝弟慈爲本　明有陽明先生見得當求諸良心亦未先以古聖賢爲準某自幼學即有所疑久久乃稍有見竊勉家庭已數十年未敢著之於篇惟居鄉居官常繹誦我

高皇帝聖諭衍爲鄉約以作會規而士民見聞處處
興起者輙覺響應乃知大學之道在我朝果當大
明而
高皇帝真是挺生聖神承堯舜之統契孔孟之傳而
開太平於茲天下萬萬世無疆者也輙述鄙見以
便請正於諸先覺云

問中庸亦如古本可否曰天命之謂性一語孔子得
之五十以後以自家立命微言而肫肫仁惻以復
立生民之命於萬萬世者也蓋人能默識得此心
此身生生化化皆是天機天理發越充周則一顧

諟之而明命在我上帝時時臨爾無須臾或離自然其嚴其慎見於隱顯於微率之於喜怒則其靜虛而其動直道可四達而不悖致之於天下則典要修而化育彰教可永垂而無斁矣故易曰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極說命之難知而所謂中庸其至之至字正至命之至也斷然說民鮮能已久正見其難也豈惟民共斯道費而隱雖人至於聖而至命之處亦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亦字須讀得活蓋聖人之於天道有脗合與否此不知不能聊指夷惠伊尹等聖人徒窮得一端之理有方有體

而吾圓融生化之性尚未可率達而況於穆不已之命之至耶此後節舉聖賢道德之盛而至字竟未直指至哀公問政繞說誠者天之道而始繼之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此下卻多是發揮盡性至命之道而統總歸之仲尼一人其言堯舜是他祖述則知他不止是堯舜文武是他憲章則知他不止是文武天地是他上律下襲則知他不止是天地蓋群聖天地皆有不能盡有所憾皆有相害相悖處若仲尼之教化川流與其天地則超絕形象而尤為大也是以其道則為至聖之道其德

則爲至誠之德而統括之曰此其仁之肫肫盖孔氏平生心瀍也其深則淵淵其遠則浩浩夫豈一切群聖之所能知也哉所以不能知者以其聰明雖造聖智而其聖智未達乎天德故也下則復言聖智君子必如何而天德乃可入而達之也耶盖天道維玄維默維於穆則的然文著者斯與天不相似矣故闇然之闇字從門從暗乃室中之一無所見者復狀之以淡淡則白水未和而了無滋味者也狀之以簡簡則竹簡方素而瑩無點畫者也狀之以溫溫則絲繭方煿而渾無端緒者也君子

於此而獨不厭文且理焉則知遠本諸近風出諸
自微秘乎顯而於穆玄默之天不潜入而靡間也
其何謂微之顯潛伏而人所不見者是也何謂風
之自敬信不待言動者是也何謂遠之近民勸民
威而不事賞且怒者是也如此而後其德始闇然
不顯天下自日章而平矣遂形容之極以及於天
載之無聲無臭乃確然嘆曰此即所以為聖之至
為誠之至矣夫豈尋常群聖之可得而與可得而
知也其究竟中庸一篇是孔子以生平自仁其身
者以仁天下萬世字字句句皆從五十知天命中

發出奈何聖遠言湮學者往往滯於事理之末而鮮達乎性命之源以想度為探求而欲至乎不思而得之微以方所為操持而欲造乎不勉而中之妙是皆擬聖太高覔道太遠而謂必如何而清如何而任如何而和如何而多學而識如何而克伐怨欲不行如何而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而後聖可學也顔不知仁不違人道不下帶至聖優域不出跬步閒也故是書極言至命之難而首發以中庸其至一句蓋曰聖人盡性以至天命乃中庸以至之也中庸者民生日用而良知良能者也故不慮

而知即所以為不思而得也不學而能即所以為不勉而中也不慮不學不思不勉則即無聲臭而闇然以淡簡温矣大哉中庸斯其至矣夫

問大學一書吾人入道之功最當急於講求者也其宗旨何如曰孔門之學在於求仁而大學便是孔門求仁全書也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故大人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今看明明德而必曰於天下則通天下皆在吾明德中也其精神血脉何等相親說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必曰古之人則我之明德親民考之帝王而不繆也其本末先後尚何

患其不至善也哉細玩首尾只此一意故此書一明不惟學者可身遊聖神堂奧而天下萬世真可使之物物各得其所也大哉仁乎斯其至矣

問大學明德親民還易訓解惟至善之止則解者紛紛竟未能愜人意何也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聖人者人倫之至也只識得古聖為明親之善之至而明德親民者所必法焉則大學一書徒首貫尾自然簡易條直而不費言說也已

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可即是至善否曰此古者的有所指即堯舜是也故曰克明峻德以親睦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
雍此即是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身物之本末事之終始知所先後而不亂者也是
爲明明德親民之至善足爲萬世之格則而萬世
誠正修齊治平者之所必法之者也
問格致之傳不必再補果然否曰大學原只是一章
書無所謂經無所謂傳也亦無所從缺無所從補
也蓋其書從頭至尾只是反覆詳明以顯大人之
學其初說明明德親民當止諸至善如一破題相
似却即接連說但能知至善所當止則其意自定

其心自靜其身自安以慮家國天下而自得其平
矣此即一個承題相似郤亦只是反說以見明親
當止至善也於是又申明如何是當止之至善蓋
明親這個物事其末終貫徹天下而其本初郤根
諸身心此是一定格則先知得停當然後做得停
當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能如是焉所以身
心家國無不停當而為明親之善之至也又決言
自上至下既皆以身為本而後停當若本亂且薄
則決無停當之理所以必知本乃謂知至善也此
郤如小講相似亦不過將明親止至善衍說一遍

至所謂誠其意者以下則如一大講逐件物事詳細條陳一段格則而格則最停當處則俱指示以淇澳等詩帝典等書又即是以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爲至善也推之如所謂正心修身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直至此謂國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也總是每件物事與他一個至善格子而爲學者所當知者也則一章書首尾原自相應亦自完全何容補湊

問大學篇名現存禮記不知此篇與禮何關曰禮有經有曲世人輙指一事一時言禮者皆曲而非經

也若論經禮則真是天之經地之義綱紀乎人物彌綸乎造化必如大學規模廣大矩度森列而血脉精神周流貫徹乃始足以當之其間字字句句雖筆之孔子而非始於孔子蓋孔子一生要仁天下仁萬世既竭心思於是必繼之以先王之道而仁始足以覆天下萬世矣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六經皆是此意而大學獨曰善之至曰物之格者則尤是六經之精髓而爲禮之大經仁之全體也學者漫謂本心自足而輒以意見彷彿爲之家國天下得其平焉者寡矣

問古聖至善亦只是父子兄弟足法則亦提愛親敬
長恐人入原自具足何必切切謂當求諸古聖也
哉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至本中庸即
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者也至久鮮能却是聖
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而必俟聰明聖智達天德者
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此中庸之至
能於下愚而又神於天載神於天載而亦能於下
愚則此時心體果是四端現在然非聖修作則便
終擴充不去守規矩而為方圓夫豈不易簡也哉
若只徒求書中陳跡而不以知能之良培植根苗

則支離無成與徑信本心者其獘固無殊也已
問中庸比之大學似更深奥曰先賢亦云大學爲入
道之門但以鄙見臆度則義理勿論而其次序則
當先中庸而後大學時坐中有一習禮記者愕然
曰先生豈嘗細觀禮經篇目耶蓋二書雖宋時選
出而現存篇次則果中庸先而大學後也問者曰
大學係曾子所作中庸係子思所作何得世次亦
無序耶曰二書所作果相傳如是但竊意孟子每
謂願學孔子而七篇之言多宗學庸則此書信非
孔聖親作不能而孔聖若非五十以後或亦難着

筆也蓋他分明自說五十而知天命今觀中庸首尾渾全是盡性至命而大學則鋪張命世規模以畢大聖人能事也故中庸以至誠至聖結尾而大學以至善起頭其脉絡似彰彰明甚自揣鄙見或亦千慮一得而非敢鑿空杜撰也試共思之

問大學自有先後之序如何必先中庸曰吾人此身與天下萬世原是一個其料理自身處便是料理天下萬世處故聖賢最初用功便須在日用常行日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我可以通於人人可以通於物一家可通於天下天下可通於萬世故曰

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此平正田地百千萬人所資生活却被孟子一口道破說人性皆善若不先認得日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蕩蕩平平了無差別則自己工夫已先無着落處又如何去通得人通得物通得家國而成大學於天下萬世也哉

問中庸雖說性然亦未嘗明言性善曰只天命一句便徹底道破蓋吾人終日視聽言動食息起居總是此性而不知此性總是天之命也若知性是天命則天本莫之為而為命本莫之致而至天命本體物而不遺本於穆而不已則吾人終日視聽言

動起居食息更無可方所無能窮盡而渾然怡然靜與天俱動與天游矣率之身而爲道同諸人而爲教也又豈非不期然而然也耶故天命之性便直貫天載之神真乎地而登天也已

問戒謹恐懼說是敬慎工夫但恐懼二字似太着重也曰汝不聞論語所謂畏天命乎凡人奉君父之命猶然悚息不寧况吾人此性即是天命則帝天之威莫之能測明命昭察誰可隱藏故雖不覩不聞而實莫見莫顯其幾愈幽獨則其照愈精明其照愈精明則其畏愈兢惕又安敢須刻放逸也耶

蓋由所見既已親切則爲念自不可已固非作而致其情也

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陽明謂從涵養後始然而先儒又謂須善觀未發以前氣象其意何如曰二說俱大有益於學人但本旨却尚有說蓋中庸名篇原是平常而可通達者也今論人情性之平常應用者是喜怒哀樂而其最平且常者則又是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曰先儒謂心雖寂靜之時方是未發難說平常即是也曰中庸原先說定喜怒哀樂而後分未發與發豈不明白有兩段時候也耶

況細觀吾人終日喜怒哀樂必待物感乃發而其不發時則更多也感物則欲動情勝將或不免而未發時則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學者得見天命性真以為中正平常的極則而恐其不知吃緊帖體也乃指着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得之則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便可平常中正亦便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矣曰人之情欲多端雖喜怒哀樂未發而憧憧往來亦多安能即許以反觀自得耶曰汝於上下文意欠理會蓋其初道不可離是見道已徹其次戒

謹恐懼是衛道已嚴再加喜怒哀樂一無所感此時天性渾然大可想見不於此處覔中更從何處覔中耶予每嘗於此重嘆聖人苦心亦嘗於此而深感聖人厚恩也

問中以立本和以達道矣如何卻又要致曰致字是致物與人之致推開一步說雖義兼極致而實在天地萬物上着力也蓋聖人作中庸是五十學易之後直見乾坤之體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有親可久有功可大認定個天命流行人性皆善無反無側蕩蕩平平也故從喜怒哀樂未發處指出爲天

下之大本從喜怒哀樂中節處指出為天下之達
道夫中和既大同乎天下則聖人必天地萬物皆
中其中方是立其大中必天地萬物皆和其和方
是達其太和故德曰達德道曰達道統之以三重
率之以九經品節斯斯之謂禮鼓舞斯斯之謂樂
相安相忘斯斯之大順大化而至誠至聖之所以
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以贊天地之
化育而與天地參也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議論不一何如曰前在京中會
說此條全章諸老皆以為然請為諸君誦之大其

聖人之道不作空說即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也發育峻極是說聖人位育的功化禮儀威儀即致中和的實事而功化之所由成者也優優亨足蓋經禮曲禮周詳備密更無欠缺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能發育如是也即此便是聖人至道然聖人郤從何處得來蓋盛德之至自然動容周旋中禮也人若苟無聖人至德而徒慕聖人至道則人而不仁如禮何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至道終不為我凝矣夫至道以至德而凝此德性之所以當尊也尊之之功則必學於古訓問於師友如

德性本自廣大則用學問以致之而不失其廣大
也德性本自精微則用學問以盡之而不失其精
微也德性本自高明中庸則用學問以極之道之
而不失其高明中庸也以上皆謂之溫故故溫則
德性之知日新而於三千三百體察無所不明且
德性之厚日敦而於禮儀威儀忠信無所不貫禮
豈有不崇而道豈有不凝哉上面都用而字至此
卻下一以字可見許多工夫皆爲崇禮而言也禮
既能崇則居上時禮以居上安得而驕爲下時禮
以爲下安得而倍語以禮語默以禮默又安得不

興而不容耶故明哲保身之詩其斯温故知新之明保吾動容周旋中禮之身也而天地萬物皆吾度内矣聖人之道之大也固如是哉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二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問顏子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不知夫子省見他甚麽來曰此段去處到須吾人用心體會不容淺淺看過若淺淺看過則今註云夫子見其日用動靜汝且試思夫子所見止是顏子日用動靜則何必省於其私即相對領教之時莫非日用動靜也以予度之則發字是發明之發正與無問辯對看即如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出後便是曾子之私處夫子之道云云便是曾子之足發處也豈不更明顯直截也耶況此段精神原關繫學問不是小可蓋吾夫子學主求仁而其工夫只是學不厭而教不倦當時門人止顏氏之子便合下心事相孚將夫子不厭不倦處竭才贊襄故曰自得顏子而門人日親其所以能使衆人去親夫子之教者正以其善發明而鼓舞之也至於顏子不厭不倦精神又只曾子知之故形容嘆息說他不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少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莫說少能與不

能的即人有不知而將言語顏色去干犯了他他也一些不較而還要去與他問辯而接引之也即曾子與夫子許顏子處便見他兩個人是合成一個人後來短命則這個人有一截沒一截了所以夫子說天喪予天喪予皆實事且苦情也全是他造化好却得曾子這人來再傳又得子思又得孟子便把此老身命接長直至我們今日一堂人集聚講明道學則身便皆是替他坐口便皆是替他說眼便皆是替他看而耳便皆是替他聽顏子之命始不短而夫子之予終亦可免乎喪嘆也已聖

門求仁之學須是如此理會吾儕仁身之功亦須如此圖謀只得不厭不倦一段精神直與孔子顏曾打得對同我管保百世諸人亦又替諸君子接續壽命於無疆也已

問知之為知之一章曰吾輩為學蓋學聖也聖者明之通而知者明之實也夫子告子路以知是即告之以通明之聖也乃特呼其名以致其珍重亦以當時在門高弟自顏子以下聰明只有子貢子貢以下勇往只有子路皆是的確要做聖人漢子柰緣兩個途徑都差惟曉得要做聖人而不曉得先

去理會聖人之所以為聖雖曉得從知處入聖而不曉得理會知之所以為知是本然之知而非聞見之知也故夫子直指以示之曰由汝欲從知以入聖乎吾將誨汝以知之所以為知也蓋天下古今事理有耳目心思到而知之者矣有耳目心思未到而不知者矣今汝之意必曰盡知其所不知方謂汝心有知方謂汝心通明而後為聖耶如此為知則知從外得而非本心之靈況事理無窮雖聖人亦難盡必其皆知也要之有不必然者惜汝不善自理會耳今只問汝此理此事能知之否耶

曰吾能知之是汝心之明於所知者即能知之也又問汝此事此理能知之否耶曰吾不能知之是汝心之明於所不知者又即能知之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亦知之則汝心之知何等光顯何等透徹何等簡易直截又何必盡知其所不知者而後為知也哉況如此求知則其知方可通乎晝夜而無不知之時方可等乎賢愚而無不知之人真是橫四海貫古今而合天人物我於一點虛靈不昧中矣聖人可學而且易學也固如是哉曰如是學聖果然簡易柰何聖門諸賢如子路則門人記之曰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子貢則夫子問之曰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想其勤力學問何等專苦顧於簡易處乃竟錯過何也曰夫子當時亦甚以二賢不相知為憾觀其語子路則曰由知德者鮮矣語子貢則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及至二賢於夫子亦未相知觀子路當葉公之問夫子則不能對觀子貢答公孫朝之問夫子則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仲尼焉不學可見子路之心只是要求多聞以從乎善而子貢之心只是要多見以識其理且疑夫子之聖無不通亦

是多聞而多識也故夫子他日又自形容以示之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夫無不知而作則所作者皆是知矣所作皆是知則此知果通晝夜而無間隨酬應而無遺方纔是不慮而知之真體也若彼務求多聞而從多見而識縱是從得如何勇往識得如何穎敏終是人而非天外而非內而次於良知數等矣此二句分分明明是為二賢而發而二賢竟未見他悔悟今欲將此兩章體個對偶一則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一則曰多聞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今人朝夕

諷誦則此學不患不歸一矣

歌詩因論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此反字不專謂使之復歌歌詩觀傳記古之士大夫相與議論因某事則歌某詩反之云者欲反求而身有之云也即如吾儕適歌萬紫千紅總是春便嘆曰果然滿座皆春也適又歌男兒到此是英雄亦復嘆曰果然是英雄也即此嘆處便可見當時反之之氣象而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固有勃然以興而莫可自已者矣

問季路問鬼神與死而夫子未答何也曰聖人詞婉

而盡皆深答之而子不察耳其曰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欲其以事人者事乎鬼蓋以鬼即人也所謂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
也其曰未知生焉知死欲其以知生者知乎死蓋
以死猶生也所謂發揚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
而神之著者也當時子路亦已了了故不復問
問浸潤不行可謂明遠不知從前如何用功乃能致
之曰周子云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無疑則不
行而明矣久久不行即明而遠矣然周子論明必
先以公曰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

獄刑曹親見桎梏之苦上至於頂下至於足更無寸膚可以動活輙為渧下中有悟者曰然則從軀殼上起念皆桎梏亡之類也夫曰得之矣蓋良心寓形體既私良心安得動活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𥥆置雖心思亦皆歛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稍得以出寧遠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田思日間形役之苦又何異以良心為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哉有友人復問曰夜氣如何可存曰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心存夜氣則不可盖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

問仁人心也一章曰此是孟子極言心字在人最為要緊處如曰天下恒言仁義之大殊不知仁只是吾人身中有此主宰虛明之心而其視聽言動應酬萬變事事皆天則處即所由之路而為義也故下文繼之曰人之所以終身顛錯陷於凶咎而不由乎正路者正因放其心而不求焉耳此其所以陷溺而可哀也然良知在人明白不昧雖雞犬至輕皆知求之豈有人心至重如此而反不知求耶弗學弗問焉耳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只為求其放心蓋心以不知而放則可以學問而求如曰博

學而篤志是能學矣切問而近思是能問矣則自然仁在其中仁在其中則心便不放矣問曰如何仁在其中便是其心不放曰人心放時非是無有此心只因逐物有方着在一處如放於有庫之放便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而心不在矣若能得其真體使良知活潑便心即是仁仁即是心内則為主宰發則為正路矣人心在人果所係不為輕也慎之慎之

問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一章前兼仁義後只說義何如曰達字即泉之始達之達其充字方

達到盡處然仁自體言義主用言亦有漸達而充之之意即如無欲害人是心之仁處而穿窬即害人一事之一也既無欲害人之心已達之穿窬之事又豈其所忍為也哉是亦其勢之所必充者也充之無受爾汝是不忍薄待乎己不以言餂是不忍欺陷乎人可見必心不忍而後事可不為也故仁者統兼萬善而在義禮智信皆仁也

問大學首重格物如中庸論孟各各章旨自殊難說皆格物也曰豈止四書雖盡括五經同是格物一義蓋學人工夫不過是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而四書五經是誠正修齊治平之書之至者聖人刪述以爲萬世之格大學則撮其尤簡要者而約言之所以謂之曰在格物也今觀其書通貫只是孝弟慈便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孟子謂其道至邇其事至易予亦敢謂其格至善也曰今世學人誰不在身心家國上用功其用功亦誰不將聖人方法講求則人人現成盡是格物矣又何必特地拈出以起一番爭論曰此是古今一大關鍵細觀古人惟是孟子一人識得其他賢大儒總皆忽畧過了蓋宇宙乾坤聚精會神纔生得一個孔子孔子自十五志學千辛萬苦好古敏求纔成得大學一書其書乃仁天下萬世之極則視其他泛論之言不同孟子有見所以把列聖群賢一齊推

問曰顏學孔子也故吾人不期學聖則已學聖則必宗孔子而宗孔子則舍大學奚以哉此格物所以為古人一大關鍵不辭罪我而妄肆言說也觀者亮之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今乾坤之兩儀以見大意猶太極猶未言及恐終是無頭學問也亦請略言大意何如曰易理難言不止今日然妄意亦嘗窮索又不敢以難言而遂已也蓋易有太極是夫子贊易之辭非易之外又有個太極懸在空中也即如周子云無極而太極又以贊太極之辭亦非太極之外又有個無極懸在空中也曰易之外固非別有太極矣然易何以便謂之太極也耶曰竊意以為是吾夫子極深之見極妙之語也蓋自伏羲周文三聖立畫顯象之後世之學者觀看便謂太虛中

實實有乾坤並陳又實實有八卦分列其支離瑣碎寧不重爲斯道病耶故夫子慨然指曰此易之卦象完全只太極之所生化蓋謂卦象雖多均成個混沌東西也若人於此參透則六十四卦原無卦三百八十四爻原無爻而當初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求只是一點落紙而已此落紙的一點卻真是黑董董而實明亮亮真是圓陀陀而實光爍爍也要之伏羲自無畫而化有畫自一畫而化千畫夫子則將千畫而化一畫又將有畫而化無畫也已

問日月即是陰陽陰陽即是日月然聖人畫卦不曰日月不曰陰陽而乃名之曰乾坤何也曰此只看一易字則即得乾坤二字之意矣蓋易是日月相函而成且日居上而月居下函月而居上則尊而善於統矣尊統乎陰則陽非專陽而陽不足以名之也函陽而居下則卑而善於從矣卑從乎陽則陰非獨陰而陰亦不足以名之也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所以聖人仰觀俯察之餘著他一個乾字則陽德便頃刻極其尊貴而其於陰也更何有不然耶著他一個坤字則陰

德便須刻極其卑賤而其於陽也更何有不從耶統而從從而統則日月雖兩體而合一體陰陽雖二用而成一用造化自此而可成鬼神自此而可行矣譬如女在母家便只叫做女兒男在父家只叫做男兒兩下如何成得若男既婚則當叫男作夫但一叫夫而男即可以兼女矣女既嫁則當叫女作婦但一叫婦而女即可以兼男矣聖人彌綸天地出入造化惟在一命字之間豈非至神至妙之道也哉

問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其意何如

曰此聖人學問奥緊第一義也切不可淺近而窺
輕易而説常見學者每謂陽初生而微豈全未聞
虞廷所謂道心惟微矣乎蓋心不微則不得謂之
道而幾不微亦不得謂之陽也故曰純粹以精又
曰潔淨精微又曰誠神幾曰聖人也故商旅之行
欲有所得者也后之省方欲有所見者也今果會
得此心渾然是一太極充天塞地更無一毫聲臭
徹表徹裏亦無一毫景象則欲得之心泯而外無
所入欲見之心息而内無所出如此則其體自然
純粹以精其功自然潔淨而微其人亦自然誠神

而幾以優入聖域莫可測識也已
問孔子聖之時似多得之學易而然曰易象之賛必
曰時義大矣哉又曰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所以君子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而隨時變易
以從道也吾夫子乎生得力全在於此惟孟氏獨
能知之乃特稱之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是以其立
教乎人也則曰當其可之謂時其悅諸心也則曰
學而時習之惟其教之當可也故自不覺其倦惟
其習之以時也故自不覺其厭論語開卷便將一
生精神全副打出可見渾然一團仁體頃刻便充

塞天地而貫徹古今是何等家風何等滋味也看人可漫漫輕看也哉

問孔子之時與顏子之復同異何如曰顏子之一日復禮是復自一日始也自一日而二日三日以至十百千日渾然太和元氣之流行而融液周遍焉即時而聖矣故復而引之純也則為時時而動之天也則為復時其復之所由成而復其時之所自来也歟

問顏子復禮之復固易經復卦之復矣但本文復不徒復而必曰復禮不徒曰復禮而必曰克己者何

也曰復本諸易則訓釋亦必取諸易也易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獨與自即己也中行而知即禮也惟獨而自則聚天地民物之精神而歸之一身矣已安得而不復耶惟中而知則散一己之精神而通之天地民物矣復安得而不禮耶故觀一日天下歸仁則可見禮自復而充周也觀爲仁由己而不由人則可見復必自己而徤行也是即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宋時儒者如明道說認得爲己何所不至又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似得顏子此

段精神象山解克己復禮作能以身復乎禮似得
孔子當時口氣曰克去己私漢儒皆作此訓今遽
不從何也曰亦知其訓有自但本文由己之己亦
克己己字也如何作得做由己私大學克明德克
明峻德亦克己克字也如何作得做去明德去峻
德耶況克字正解只是作勝作能未嘗作去今細
玩易謂中行獨復復以自知渾然是己之能與勝
處難説論語所言不與易經相通也曰顏子請問
其目而孔子歷指四個非禮非禮不是私如何曰
此條却是象山所謂能以身復乎禮者也蓋視聽

言動皆身也視孰為視聽孰為聽言動孰為言動皆禮也視以禮視聽以禮聽非禮則勿視聽言以禮言動以禮動非禮則勿言動是則準身而復乎禮矣此即非禮以見復禮即如恕之以不欲勿施而見所欲與施也皆反言以見正意太約孔門宗旨專在求仁而直指體仁學脉只說仁者人也此人字不透決難語仁故為仁由己即人而仁矣此意惟孟子得之最真故曰曰聲聲只說個性善今以己私來對性善可能合否此處是孔顏孟三夫子生死關頭亦是百千萬世人的生死關頭故不

得不冒昧陳說若謂衆皆莫肯信從而且遷就則當時子貢諸人已嘗疑孔子是求之於外樂正子已不信孟子爲實有諸已況七十之與三千又況漢唐宋而失傳以至今日矣乎幸大家蚤共反求以仁其身而仁天下仁蕩世於無疆也已

問後何以能自知也哉曰是則有生而知之者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者也有學而知之者矣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有困而知之者矣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而雖愚必明者也曰孔子

何以學而知之也曰孔子志於學學乎大學者也學大學者必先於格物格物者物有本末於本末而先後之是所以格乎物者也曰格物之本末何以遂能獨復而自知也哉曰古之平天下者必先治國治國必先齊家齊家必先修身是天下本在國國本在家家本在身於是能信之真好之篤而求之極其敏焉則此身之中生生化化一段精神必有倏然以自動奮然以自興而廓然渾然以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而莫知誰之所為者是則神明之自來天機之自應若䖏砲之藥偶觸星火而轟

然雷震乎乾坤矣至此則七尺之軀頃刻而同乎天地一息之氣倏忽而塞乎古今其餘形骸之念物欲之私寧不猶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哉故大學一書是孔子平生竭力六經而得的受用如病人飲藥已獲奇效卻抄方遍施以起死回生乎百千萬衆也後世切不可只同其他經書看過當另作一般理會久久有個獨復自知之時方信予言為不謬也已

問孔子以復禮答顏氏問仁則所謂學易者即所以求仁矣乎曰易所以求仁也蓋非易無以見天地

之仁故曰生生之謂易而非復無以見天地之易故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大哉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渾融透徹只是一團生理吾人此身自幼至老涵育其中知見紜為莫停一息本與乾元合體衆却日用不著不察是之謂道不能弘人也必待先覺聖賢的明訓格言呼而覺之則耳目聰明頓增顯亮心思智慧豁然開發真是黃中通理而寒谷春回此個機括即時塞滿世界了結萬世所謂天下歸仁而為仁由己也其根器深厚志力堅苦的漢子際此景界便心寒膽落恭敬捧持如

執玉如捧盈毫忽不能昧叫做研幾斯須不敢瞞叫做慎獨不落聲臭不涉覩聞淵淵浩浩叫做極深坦坦平平好惡不作叫做君子依乎庸也蓋此個天心元賴耳目四肢顯露雖其機不會滅息而血肉都是重滯若根器淺薄志力怠緩則呼慶或亦有覺而覓用却是天淵反致輕視此理而無所忌憚不免游氣襍擾而成小人之中庸矣孔門自顏子而下鮮有不在此處作疑故仁者人也縱口說不倦而未有人聽從心所欲縱身體不厭而無有人喜走東走西只是要依各人亂做況無聖

人親自呼覺又可柰何其後卻虧了孟子是個豪傑他只見着孔子幾句話頭便耳目爽朗親見如聖人在前心思豁順生就與聖人脗合一氣呵出說出人性皆善至點掇善處惟是孩提之愛敬達之天下則曰道在邇事在易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也憑他在門高弟如何諍論也不改一字憑他列國君臣如何忿惡也不動一毫只是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看他直養無害即浩然塞乎天地萬物皆備而反身樂莫大焉其氣象較之顏子又不知何如予嘗竊謂孔子渾然是

易顔氏庶幾乎復而孟氏庶幾乎乾若求仁而不

于易學易而不于乾且復焉乃欲妄意以同歸于

孔顔孟也亦誤矣哉亦難矣哉

問君子自強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

曰不止常知覺曰可是常力行否曰不止常力行

曰可是知覺力行常並進否曰不止常並進曰何

如乃可曰是要乾乾曰知行常進非乾乾如何曰

未有乾乾而不知行耶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

處如何分别曰子之用工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

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即一時已難

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擇處欠精令乃類他執處不固察脉不真藥更作疾恐庸醫不免殺人也曰吾聞此言亦甚恐恐願施一方相救何如

曰此個學問固是千古聖藥起死回生卻是千聖秘方微言久絕也蓋子之心中元有兩個知有兩個行曰如何見得有兩個曰子纔說發狠去覺照發狠去探求此個知行卻屬人纔說有時忘記卻忽然想起有時歇手卻惕然警醒此個知行卻是

屬天曰如此指破果然以前知行是落人力一邊但除此却難用工了曰聖學原是難事若汝用不去便須田頭共人商量可貪其容易便任你粧做也耶然此弊却通天下貫古今亦不止汝一人也今當為細說一番只是天機太漏泄爾夫聖學肇自虞廷其初便說道心惟微微則難見所以要精精始不雜方纔能一一則無所不統亦又何所不知何所不行耶其知其行亦何所不久且常耶但萬善中涵泯然若寂中庸形容之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孟子形容之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蓋良

孩提以至老死生生化化渾全是個乾體只因此體原極微渺非如耳目聞見的有跡有形思慮想像彷可持可據所以今古學人不容不舍此而移彼也曰今承指示亦頗明白但欲承當又覺甚難曰若是不難他便不說道心惟微矣如汝實實要入此門則先須辨個必為聖人之志志意堅定方好去尋真師友遇着真師友方纔有真口訣真師口訣却與如今書本講說的半句不容妄說塞住路徑半步不得前移因心衡慮忘日忘年自然有憬然悟默然惺雖是得得艱苦却是任得安樂也

此後固說知及仁守雖得必失但程子更說既得而樂不患不能守予今也信得只要得處真的其後次第果儘在由得自家也願共勉之

問夫子賛易曰生生之謂易夫謂之曰生則知與能俱備矣何以於乾則多說知而坤則否耶曰乾坤原是合體知能亦是互用但乾則專是陽明而坤則不免陰晦乾知便清妙而足以始乎坤坤雖厚實而止是終乎乾所以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豈全無知識柰行不著習不察能勝而掩其知爾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

者我無是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則貫總日用皆屬於知是以知勝而擔其能故乾坤皆易也知與能皆天所以與我也先事乎知則日入清妙而聖神可幾反是則百姓日用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有志於學聖者其尚慎所先哉

問虞廷人心道心可與乾坤亦相類乎曰此言雖屬比擬然亦有可類推者即如乾初說個潛龍龍則何等微妙而難見也坤初則說個履霜堅冰冰霜則何等重滯而易危也曰乾坤渾是合體若人心

道心則分明是二之矣曰人字道字雖少分別而心則止是一個心字也曰既是一個如何却分作人與道耶曰此個界限一言可判日用不知則道心而人矣日用而知則人心而道矣蓋人受天地之衷以生其生也知覺云爲夫孰非心亦孰非道但寓於耳目形骸之中動以人勝而從欲時多故心以人名而不免於危也心雖在人中而道實在心中但人自不覺知耳若天牖其衷而一旦覺悟則耳目之視聽形骸之運用皆渾然見得是心心皆渾然見得是道愈覺悟則愈渾化愈渾化則愈

微妙故心以道名而復贊嘆其微也曰如此分判未是明白但恐非虞廷口氣曰當時口氣果然是兩下開說如曰此心而人則欲動而多危險此心而道則幾神而最微妙吾人於此不可不研精而致一也其着力工夫全在精處但要精切明透舍前數語亦難得便了也況所以精之者正所以一之也今其始初分說處不犯斧鑿則精後歸一處亦自渾融而妙合矣

問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此語與人心惟危不大相矛盾也耶曰此便見學問當惟精處蓋虞廷是

先言人心則人而未道也所以危孔孟先言仁則是精研到極處乃說出個人也人心也此人心却是與道爲一者所以不妨說人心也況此正是虞廷傳心的要正脉請爲吾子詳之今人只知虞舜論心重在於道却不知重在於人今人只知虞舜論工夫重在於精却不知重在於一何也天地之性人爲貴人者天地之心也故非人何處安此心字非心何處安此道字故道虛而心實心虛而人實也道心惟微即如金寶人心惟危即如礦石未經煅煉則粗劣其所不免惟精以煅之則其心初

止是人漸次人而化作道矣其人初雖是危漸次危而化入微矣精之爲功始於志氣持志不易乃見精專入手則在覺悟妙悟能徹乃見精通志精悟精則如善射之久視雖懸虱可大若車輪踆驚之守卵即隔江氣貫乎彼岸微渺道心將充塞乾坤也況我此人有不通身浹洽而此身危動有不帖體安靜也其從是毫無欺昧謂曰精嚴秋不妄染謂曰精潔晝夜常知謂曰精純嚴潔且純則靈明透露人非是人而道矣生化活潑道不自道而人矣人即道道即人則最初所謂人受天地之中

以生到此全盤捧出信目以為明任耳以為聽從心所欲以為矩無為以守至正是即所謂允執厥中也究竟所允執者只是此個心心又只是此個人也豈不與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同條而共貫也哉故中庸謂舜好問好察而用中於民知吾民之中為舜所用則舜所允執獨非人心之中如何所以道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中庸又謂思脩身不可不知人百世俟聖不惑亦只知人知人也者知其性之皆善也知性皆善方思己身是道是中自不容不反而求之矣孔孟聲聲口口只與人反己

既曰古之學者爲己又曰君子求諸己如指示貧人以一窖金寶在此相似無柰學者氣浮心粗遂外成性不肯向裏掘求非惟不肯去求抑且有言不信就是高等如樂正子且疑善非實有諸己其他則都與孟子喧嚷一生散場却不意廣廷傳心要妙吾輩復覩今日則我

大明信大明也可喜可樂且可慶賀